

思想在爱的路上

熊清华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思想在爱的路上

熊清华 著

Reflecting on the
Beloved Journey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在爱的路上/熊清华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9

ISBN 978-7-108-05323-7

I. ①思… II. ①熊…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4366 号

责任编辑 张丽丽

封面设计 郑平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2.5

字 数 100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序

在路上 的思想者

熊清华先生是一个学者——这是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判断。读了他的《至爱极边》等几本书后，我就在想，他原本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的。至少他年轻时候曾经有过当作家的梦想，并为之努力过。只是后来的需要使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地方党政的主要领导工作，昔日的梦想便只好暂时搁置起来。说实在的，我也一直认为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种可能和选择，你无法评判哪一种选择更好。这是每个人的“宿命”。只是有过作家梦想的人，要彻底忘掉文学是困难的，它总是像个影子一样蛰伏在内心里，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直到读过清华先生新近完成的书稿《思想在爱的路上》，我最终相信他从前的梦想又开始“复活”了。

《思想在爱的路上》收录了熊清华先生五篇思想性、学术性极强的散文，也可以说是分别收录了近些年来与他从事的对外经济事务相伴的在世界各地行走的思考性记录。内容安排上也很有意思：从敦煌出发，历经美国、非洲、欧洲，最后抵达南亚。我不知道这是作者有意安排，还是有意无意间暗喻了他的精神之旅？

说实话，要判断熊清华先生的文体是困难的，这肯定与他从事理论研究出身的背景有关。强大的理性的力量使他的写作无法恪守看似散文抑或随笔的规范和约束。因而，你不要指望跟随着他的脚步或目光所及之处，去领略敦煌的苍凉凄美，或是非洲大草原的广袤、辽远……这是徒劳的。在对《思想在爱的路上》的最初的阅读中，就使我的这种期望落了空。你领略到的则是他那行走在一路上的思考或者思想。从全书每一篇文章来看，他似乎很少正面描绘眼前的风景，而基本上是在思考风景背后的意义，以及风景给他的思考和启示，他是一个永远行走在路上的思想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先生并不是一个高超的描绘风景的写手，而是一个心有所属的旅行者，或是一个善于沉思的行者。他关注的更是那些“路上”给予他的省悟和启示。其实，我认为熊清华先生本来就无意为读者提供具体的风景展示，那是游记作家干的事，而且，这样的书籍目前已经很多。他在意的是他目光所及之处的“意义”。《思想在爱的路上》后记里的一句话大概可以诠释他的写作态度：“最绚丽的风景在远方，最深邃的思想在路上。”这是他和很多作家写作的差别。在面对敦煌的“古今往事、佛光窟影、浮事红尘”（作者语）时，清华先生想到的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以及在对中华文明史的反思中“想象先民们纵马大漠的激情和豪气，去静悟敦煌特殊的宁静与平和”（作者语）。他在《泰姬爱情与泰姬

陵的爱情表达》一文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思维用响亮的声音告诉我”。这其实是我在清华先生书里到处都可以听到的“思维响亮的声音”。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从书斋出发，像司马迁、李白那样遍游名山大川。其实他们已经在书里饱览了天下风景，所谓旅游不外乎是印证他们内心的风景和昔日所学而已。只是他们心里储存了太多的“风景”，以至于在真实的风景面前“内心的风景”可能会愈发“响亮”起来，于是眼前的风景与内心的风景、想象与现实混杂融合，杂语喧哗。如果说在敦煌，清华先生是文化朝圣者的心态，那么他的美国之行则是一种怀疑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一个受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熏陶又特别喜欢历史的人来说，在潜意识里总觉得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富裕得有些俗气”，认为“历史所带来的高贵气质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历史或者说只有短暂历史的大国形成的”（作者语）。斯坦福大学的学习让他有机会更从容地观察美国，比如他对美国大学与美国社会关系的思考是相当精彩的。他认为美国人塑造了美国大学的精神气质，美国大学的精神气质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清华先生文章里随处闪烁着思辨之美，那也是阅读中让我感到满足的地方。理性和思辨的色彩让他的文章富于思想含量。我想，清华先生或许正因如此，才不屑于写那种满足视觉需要的记录式的文章。在各种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记录

式文章比比皆是，而像熊清华先生这样伫足于风景前的思考者反而是稀缺的。我相信有阅历和有见识的文字，其价值肯定超越记录式的游记。对于这一点，清华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每时每刻都需要精确分析、准确判断、准确决策的缘故。”

当然，说清华先生的文章更偏重于理性，那是在散文的前提下展开的，否则就成了学术文章。至于学术文章，就是另外的标准了。

如果说在《永远的敦煌 永远的梦》和《眼里的美利坚 心中的斯坦福》中体现得更多的是理性和学术的气息的话，那么，关于《走出非洲 走不出非洲》、《日落爱琴海》和《泰姬爱情与泰姬陵的爱情表达》这三篇则不难窥见清华先生平时掩盖在理性和思辨之下的诗人情怀。我想这是否和题材有关。在非洲大草原的落日前，清华先生突然成了一个诗人：“草原的落日，在一个扛枪的男人的背景中，成了最美的景致。”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了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艾萨克·丹森的散文，甚至在从非洲回来很久之后还在想：“为什么老年的海德格尔在他的回忆短文《钟楼的秘密》中，在富含诗情画意的描述中，总把钟楼、钟声、儿童时代的游戏、田野、小路、春夏秋冬的交替等，组成一幅静谧、遥远、深邃、神秘的图像？”当然，在《泰姬爱情与泰姬陵的爱情表达》一文中，我也读到了在清华先生文章里很不多见的极为细致的景色描写，他就像一个画家那样观察风景：“傍晚，泰姬陵迎来了它一天中最为妩媚的时刻。夕阳斜照之下，白色的泰姬陵

开始从灰黄、金黄，逐渐变成粉红、暗红、淡青色，随着月亮的冉冉升起最终回归成银白色。在月色朦胧中，它是那样的高雅别致和迷人，尤其是那在月光晖映下发出的淡淡的紫色，清雅出尘，俨然就是一位天宫下凡的仙女……”清华先生的思考和议论并非强行嵌入式的，而是自然地由景及物，及人，及史的，比如在非洲马赛马拉大草原思索土地与生命，与人类的关系；在爱琴海回味世界名著；读雨果的诗时思考人类早期神话所提供的历史暗示与记忆。

有着良好的文学感受力和文学素养的清华先生，其实可以写出很美的文字，只是学者出身的背景和多年形成的习惯，使他更迷恋风景之后所昭示的意义，或者说他是难以抵抗来自意义的诱惑。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写作的丰富与多样性，决定了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写作。熊清华先生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方式自由地写作。只是，我觉得如果要把清华先生的这些文章当作文学作品来看的话，其思考应该是以文学的方式，而非学术的方式。两者在叙述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太多的理性思考可能会使散文的叙述变得滞重，甚至损伤文学的可读性。以此就教于清华先生。

是为序，并权且作为有幸最早读到这些文章后的一种解读。

周 勇

2014年10月于昆明

目录

1 永远的敦煌 永远的梦

1

古今往事，羌笛铃声，佛光窟影，浮事红尘，不仅让人们感觉到恒久敦煌的灵性，而且还感觉到了它那广袤博大的精神。我们在佛像灵动的线条上，在大漠炽热的色彩中，可以放飞思绪，去想象先民们纵马大漠的激情和豪气，去静悟敦煌特殊的宁静与平和。

敦煌，是一个永远回味无穷的梦。我寻梦而去，后携梦而归。永远的敦煌永远的梦……

2 眼里的美利坚 心中的斯坦福

35

对美利坚亦即美国，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特别是年岁稍长一些的人，应该说都走过了一段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无论你去过还是没有去过，也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是政治争锋还是经济借鉴，它都会自觉和不自觉地成为我们每一个国人争论的焦点。是的，美国确实有着几分神秘的色彩，美国确实有着一些莫名的引力。

3 走出非洲 走不出非洲

69

草原的落日，在一个扛枪的男人的背景中，成了最美的景致。天空和草原既是这个男人的家，也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当我坐在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土地的某一块突兀的岩石上，怎么能不看到人类工业文明背后那古朴而和谐的曾经的家园呢？那个家园真的让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分离并飘飞在这广袤的草原上，飘飞进非洲的每一棵树、每一个动物、每一块泥土之中。

4 日落爱琴海

119

我想，抛开哲学、宗教的观点不论，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一生来说，似乎一天和一生的区别就是，一天总是新的一天的起点，一生则不是新的一生的延续。一天过去了，新的一天还会再来，但新的一天不一定属于你；一件事做完了，还有新的事情等待着人去做，但不一定轮得着你；一生过去了，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会到来，但其中肯定没有你……

5 泰姬爱情与泰姬陵的爱情表达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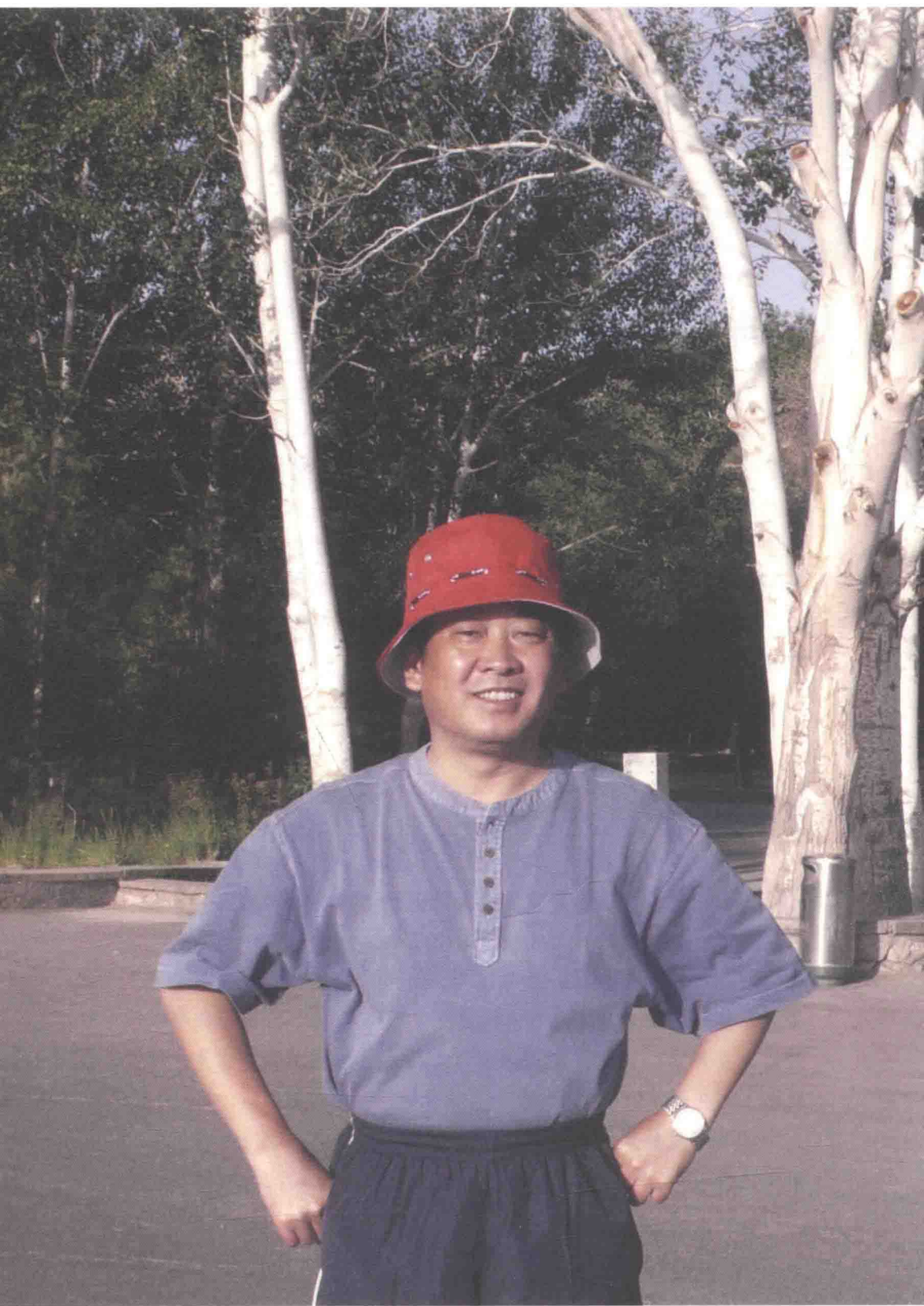
只有在1658年后一段时间里的阿格拉堡，在阿格拉堡的某一个房间，在某一扇半掩着的窗户里，一个人的一种深沉悲伤的长久的凝望，才真正把爱和欲望融为一体，因为有一个叫沙贾汗的老人，多年如一日地在这个城堡的这个房间的一扇半掩着的窗户里，借助一块大水晶石的折射，始终凝望着……他的内心深处越过孤独的幸福和慰藉，他在阿格拉拥有虽然悲伤却充满诗意的栖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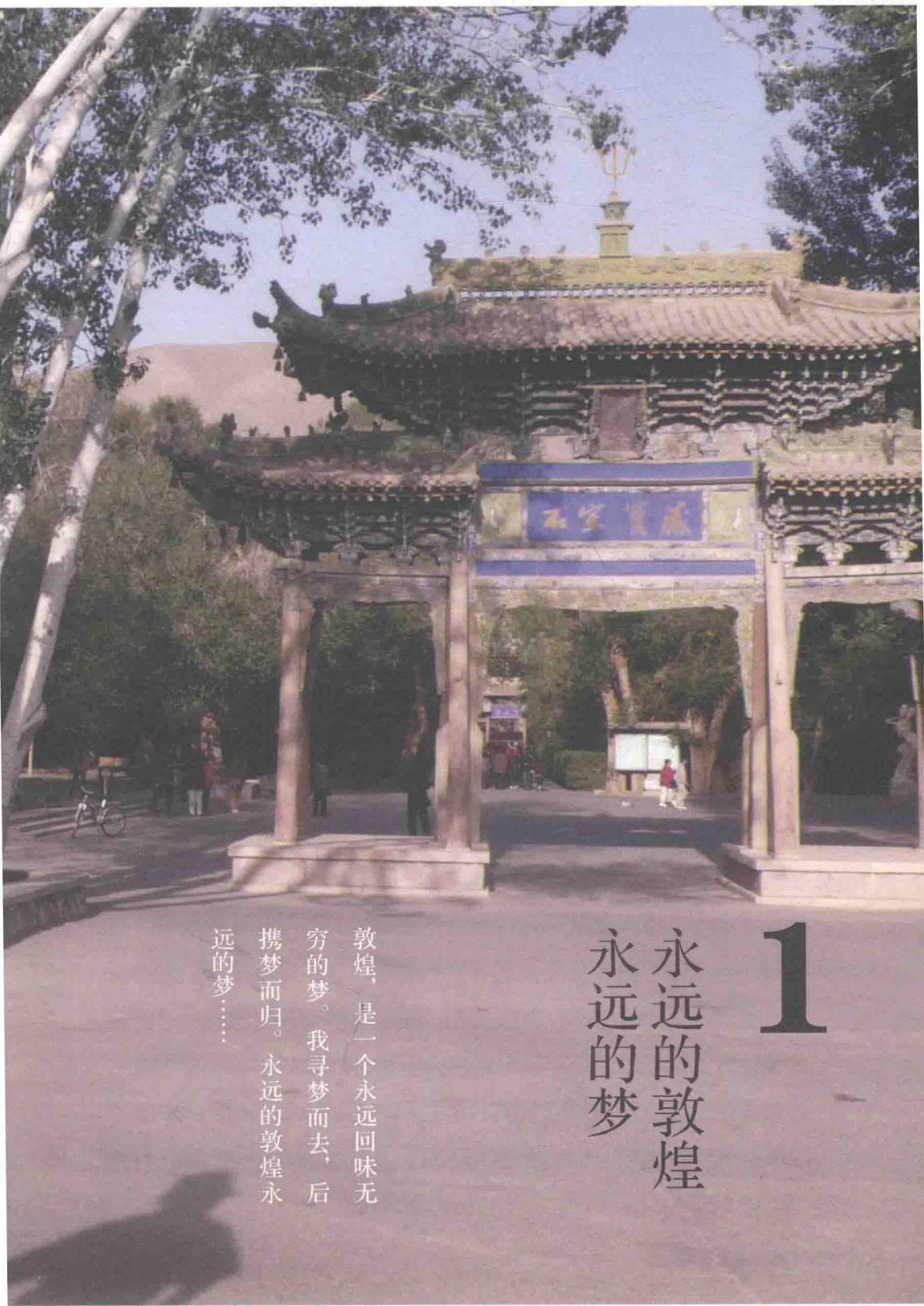
跋 梦想仍在路上

157

面对自然与人文的诱惑，我仍然向往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文景观和文化遗产，向往旅行中深不可测的心灵空间的体验，向往世界和平吉祥、美美与共……此时此刻，我最想从心灵深处进出的还是那句话：最绚丽的风景在远方，最深邃的思想在路上！因此，我还会说，我的梦想仍是满怀爱意，在路上，在远方！

相信曾经铭刻我人生驿站的过往，一定会为我心灵的未来遮风挡雨。





1

永远的敦煌 永远的梦

敦煌，是一个永远回味无穷的梦。我寻梦而去，后携梦而归。永远的敦煌，永远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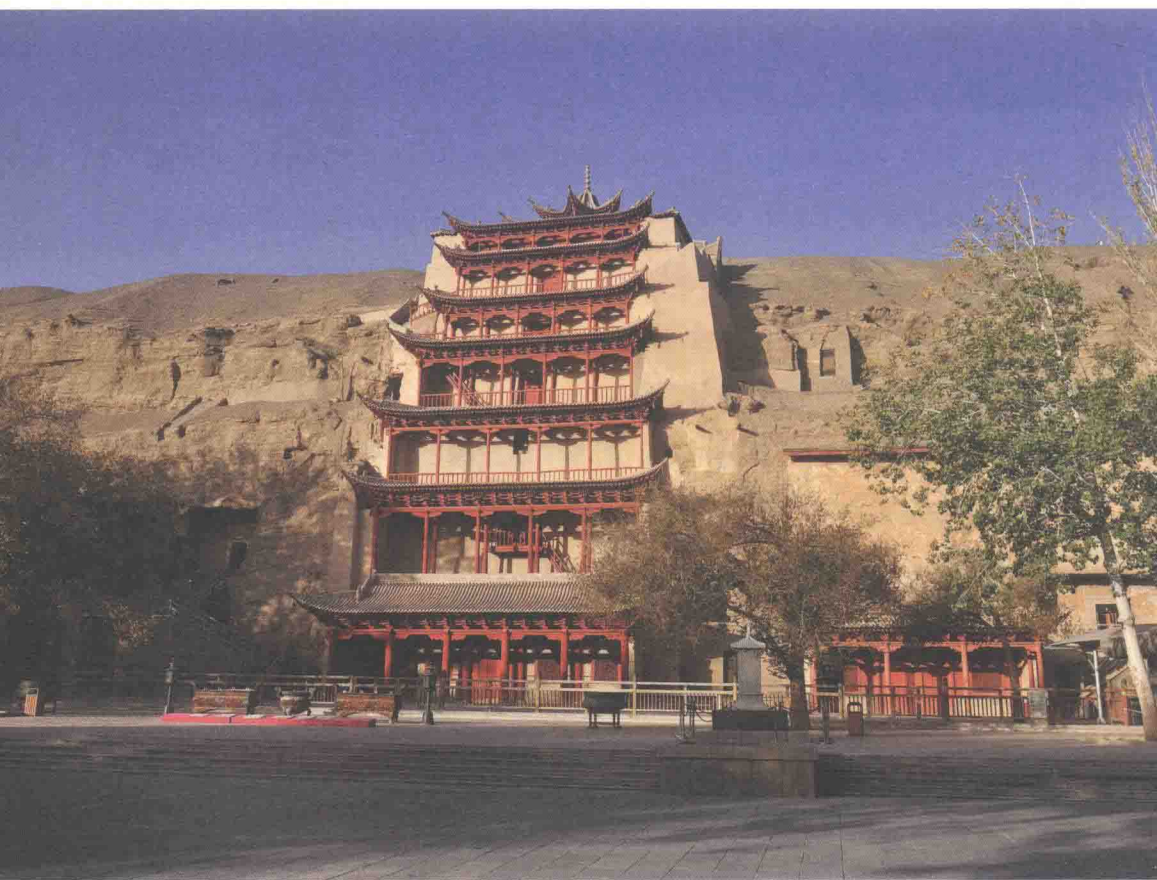


我敢肯定，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些古老的东西在影响着、设计着每一个民族的生存图景，它们的名字因为有着非凡的精神穿透力而变得永恒，直至成为人类一个个亘古不变的梦想。比如说敦煌。它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就是永恒的、不灭的。原因很简单，它不仅穿透了千年的时光，更穿透了每一个思考着的中国人的精神。或许在中国，但凡受过一些传统文化熏陶的人，都会知道和记住敦煌——这个较早把多元文化统一到一个信仰之下的地方。不管我们有没有这个信仰，它都在自然之外，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向度。在一定意义上讲，敦煌还像华夏文明的一剂镇静剂，它会把一颗颗烦躁不安的中国人的心安顿下来，多数中国人听到这个名字，仿佛就是听到了来自大地深处母亲的声音。这

个声音是那么的亲切和温暖，就像摇篮中的婴儿，在听到母亲那天籁般的摇篮曲后，脸上晶莹透亮的泪珠便慢慢地和身体一起睡去。就我来讲确实如此，每当脑海里翻起敦煌的浪花，就总觉得它正在以一种精神的姿态慢慢地逼近我，让我对古老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元素感到分外亲切，特别是当我乘坐的飞机飞抵草原和沙漠交织的北方，即将与敦煌亲密接触的那一刻，我的心出奇的静，静得几乎停止了呼吸，那种对世俗生活的反思和对生命现象的感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升华。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树林，有一群鸟儿从叶子的边缘轻轻飞过，不留丝毫痕迹。

那是 2009 年的 9 月，当南方的庄稼地大片大片地变成秋天的颜色的时候，我劳顿的身体带着成熟的幸福降临在大西北那片鲜有庄稼的土地上。一个洋溢着历史气息的名字，一座中华文明中永恒的小城敦煌，就这样真实地呈现在了我的面前。紧接着，我童年时代所做的一个游览敦煌莫高窟的梦，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也如期而至。顿时，我真是被河西走廊这个飘逸着古典神韵、质朴而高贵、雄伟且精美的敦煌及莫高构图所深深震撼，心灵仿佛受到了一个致命的撞击，中华文明在敦煌的博大表现穿透了我的全身，从书本上知道的和现实中看到的一个个石窟佛影似乎一下子全印进了我的心里。于是，我的眼睛光芒四射，我感觉每一个造像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度，每一个细节都比任何一个人的寿限更长更久。

是的，敦煌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具有有一种少有的震撼和崇高的美感，而这一切的命脉却是佛教。敦煌因佛教，特别是佛教艺术而



闻名。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教源自印度，这就蕴含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即自从佛教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存在一个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我们还知道，中华民族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审美意识是一开始就与我们这个民族对待生活及对待生命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亦即所谓“神性”和“人性”的结合。我认为正是这种神性与人性的结合，才使得九死一生从印度归国的玄奘进入玉门关，枕着中原大地西去的春风享受着回家的快感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取的“真经”如果不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不会有更久远更持续的生命力。根据记载确实是这样。那时的玄奘，虽然身为一个苦行僧，在佛国漂泊了多年，而当他的脚步即将踏上敦煌土地的那一刻，既存事实使他的意识深处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汉风已过玉门关。这就是说，自前秦时期在敦煌有了第一洞石窟起，中国的文化已逐渐在玉门关外西去东来的人群中有了浓浓的味道并积淀了下来，甚至连都城长安富态端庄的美女也成为忙忙碌碌的敦煌城中商人们渴望的偶像。这不奇怪，对一切美的追求毕竟是人的天性，正是这种对美好事物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使得人类社会蒸蒸日上。但我始终认为，追求要有基本的条件，换种角度讲，追求是相对的，它是在一定阶段上对一切美好的、能够满足自己要求的他人和外物的理解和向往。就此时的敦煌来说，由于经济，尤其是贸易的发达以及文化的碰撞和繁荣，追求当然也就是对美好生活包括对女性的认知，“女人”这个滋润民族心灵的词汇便实实在在地成了佛教本土化转变的第一步。这是我看完十余个石窟后的一个